

盛夏清凉河畔寻

常世伟

一座小城的幸福，往往不在于有名山大川，而在于有身边触手可及的安然。

漾濞山水秀美，胜景不少，石门关、阿尼么村、云上村、大浪坝，皆是远近闻名的景致，也是绝佳的天然避暑之地。只是这些美景远在城郊山野，唯有雪山河公园，藏于小城烟火深处，它是人们朝夕相伴的温柔秘境，也是盛夏时节最妥帖的清凉慰藉，承载着小城最朴素、最安稳的日常幸福。

今年的盛夏格外燥热，即便晚饭后，热浪依然不消停。人们结束了一日的忙碌，无须刻意规划行程、不必奔赴远郊山野，只需踏出家门，便能步入雪山河公园，寻一方清凉，消解暑气和疲惫。

清冽的雪山河水自苍山奔流而下，裹挟着山林古木的清润气息，自带一身凉意，一踏入河畔，盛夏的燥热、生活的疲惫便被瞬间涤荡。河道两岸林木葱

茏，水杉亭亭玉立，垂柳婀娜多姿，层层叠叠的浓密绿荫，将灼灼日光悉数遮挡。夏季的河道水清岸静、清浅平缓，石滩温润洁净，无湍急急浪、幽邃深水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让这里成为孩子们肆意撒欢的天然乐园，是小城最温情脉脉的亲水栖息地。

碧水穿城，雪山河横贯漾濞小城，以一湾清浅流水温柔分界老城与城东片区，缓缓铺展着山城细腻温暖的烟火肌理。不同于别处夏日河水的温热浑浊，这里的河水澄澈透骨、清冽干净，微凉的水汽顺着河道缓缓漫溢，温柔消解着整座小城盛夏的浮躁。

白日的小城，街巷热浪翻涌、人声熙攘，可只要傍晚时踏入河畔步道，满带着草木清香的湿润河风扑面而来，所有烦闷与焦灼便顷刻消散。一河碧水隔绝尘世喧嚣，两岸绿荫尽藏人间清幽，这是雪山河赠予的朴素治愈，也是我久居河畔最心安的慰藉。

我常年居于雪山河畔，推窗便可揽尽公园风光。相机是朝夕相伴的老友，每日晚饭后，我便换上轻装、带上设备，从政通桥头的廊道出发，沿着无人惊扰的滨河步道缓缓漫步。看游人步履从容、孩童天真烂漫，在岁岁不变的光光山色里，拾捡浪漫盛夏最细腻、最温柔的烟火诗意。

穿行在绿荫与人群之间，我只想用镜头定格鲜活湿润的世间日常。河水缓缓东流，不因人间热闹而急促，不因尘世喧嚣而躁动，始终从容平和、不急不缓。人生亦是如此，不必始终奔赴紧绷的快节奏，偶尔放慢脚步、临水听风、凭窗静思，便是生活最本真的状态。我眼中的幸福，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绚烂，而是烟火寻常里的安稳，是忙有所得、闲有所寄的从容。

河畔的黄昏，永远鲜活温柔、治愈人心。滨河步道沿河道蜿蜒延伸，沿路绿植繁茂，绿意盎然，河滩上温润的石

头错落有致。溪水清冽沁凉，浅浅漫过滩涂，天然造就了一方孩童嬉闹的水上乐园。

人们卸下整日的劳碌，三三两两散落水岸，各得其乐。有人斜倚步道悠然闲坐，任晚风拂去满身燥热；有人俯身陪伴孩童，赤脚触碰清凉河水，共享亲子时光；白发长者结伴缓步闲谈，目光望向肆意撒欢的孩童，眉间尽是松弛安然。

暮色浸染的河畔，藏着最动人的自然光影。天光层次舒展柔和，远山色泽温润沉郁，白云轻晕在青蓝色的天际，远处苍山晕开朦胧黛色。沿河连绵的水杉缀满浓绿，墨绿树冠映衬澄澈长空，岸边楼宇的倒影沉于粼粼碧波，天光、山色、树影、人居浑然相融。无须滤镜调色，天然的光影与色调恰到好处，每一帧画面都盛满治愈人心的氛围感。

伫立河畔远眺，层叠绿意、错落人影、朦胧远山暮景相融共生，心底生出

绵长感悟。我们总执着于远方的盛名美景，山野秘境的清幽，总以为极致风光藏在颠沛旅途之后，却常常忽略了家门口触手可及的温柔。

岁岁盛夏，热浪往复更迭，唯有雪山河始终如一，默默守护一城清凉。

暮色渐浓，晚霞渲染苍山，细碎余晖铺满河面，一河碧水漾起层层温柔波光。岸边灯火次第亮起，暖黄光影融入流水，随波纹轻轻摇曳，缱绻又温柔。晚风穿林而过，带着草木的清甜与河水的凉意，漫过整条滨河长廊。

夜色浅浅，流水不息，山河静默无言，温柔包容着人间所有平凡的欢喜与安宁。

盛夏漫长，风月常在。于清凉河畔慢行，静静记录，遍赏夏夜晚风、晨昏风景。坐拥一方无车马之喧的静谧，轻拾一河朝夕流转的清欢，日日见孩童嬉闹，岁岁伴人间安然，这便是平凡岁月里，最踏实、最动人的幸福。

凤阳邑 | 张橙子

匆匆那年
牵牛花在篱上吹吹打打
小树林里低低的啾啾与嘤托
推高了秋天的感伤与落寞

马蹄声迤迤北去 远山
寄回了一场漫天大雪

岁月峥嵘 山水辽阔
谁举着一顶隔世的草帽
向远方挥出千年的风花雪月
谁竖起等风的旗 把一支
苔藓丛生的调子唱了又唱

当我在“饮马石”畔彷徨
两只蝴蝶 欢愉地飞过了石墙
风来了
一对小夫妻新晾出的扎染布
在晴朗的天空下 迎风飘扬

东湖观荷 | 李灿斌

洱源东湖的荷花开了
开在弥苴河边接天莲叶的摇曳中
盘旋的蜻蜓啄出水面的涟漪
莲叶上滚动的水珠
好似晶莹剔透的眸子
我回来了
我站在水波之外
静静轻嗅花朵溢出的清香
微风拂过
轻轻荡漾的水波上
亭亭净植的花朵
让我读懂了生命的品质

洱海之恋 | 赵树东

我总徜徉在你的腮边
解读你的眉眼
苍山的雪
如晶莹的眼泪
流进你心间
你的波涛汹涌
在我心里起伏千年
你的呼吸
总是在我梦里反复出现
我曾一次次
流进你渲染的烟火人间

我是那只南归的雁
即便去了北方
也想回归与你相守
我是那只迷失的海鸥
纵然飞越万水千山
也要栖息你温柔的港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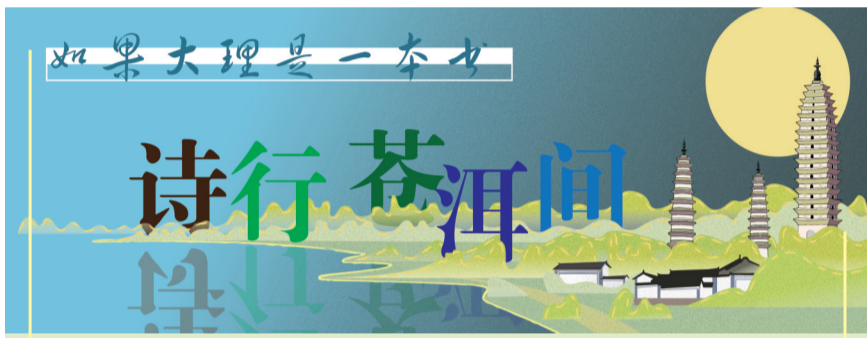
花开自然 | 罗家贵

漆黑的梨树梢
悄悄变白
悄然而来的春信
冒在树梢

黑头奇鸭醉了
呼朋引伴 枝头争吵
唯恐无人不晓

一年一度的窃喜
闷在心头
转为勤开笑口

不与梨树一同老去
也不与梨花一同盛开
冬去春来 花开花落
顺其自然 悠然释怀



栏目策划 洪长青 王晓云 杨磊
栏图设计 何俊伟

冬日过宾川州

万崇义(清)

渡洱何曾远，经冬热未央。
侵晨常小冷，薄暮或微凉。
椽子酝金醴，蔗林含玉浆。
浑如司马渴，却自忆元霜。

洱海地区与宾川相隔多远?除却地理距离,宾川与洱海流域内的大理、洱源同受洱海恩泽灌溉;如果站在宾川鸡足山天柱峰上,可眺望苍山、洱海。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考察鸡足山时曾以“东观日出、西望洱海、南眺祥云、北瞰玉龙雪山之景”创作《鸡足山绝顶四观》组诗。其中,《洱海》把远望到的苍山、洱海与银河关联,表达了登高望远时遨游天际的豪迈情怀。

闻名遐迩的鸡足山历来是宾川的一张响亮名片,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其赋诗著文。而《冬日过宾川州》展现的则是宾川的另一张名片——一个有甜度的宾川,一个让作者沉醉在暖冬、椽子佳酿、甘蔗玉浆里的宾川。

甜度,源于宾川金沙江干热河谷气候形成的“天然温室”效应。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利于果树沉淀糖分,酝酿甜蜜。时光流转,如今的宾川,“椽子酝金醴,蔗林含玉浆”的甜度与诗意已被无限扩大。“中国水果之乡”的美誉、幸福宾川的甘甜,若作者今还在,一定不再纠结于“元霜”,而是尽享万般清甜,畅饮金醴醉清欢。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宾川却不一样,气候特点让四季耕种与收获同时进行,这边果园丰收采摘,那边果园蓄势待发,一边收获一边播种。就像人生从来不是单线程,一边告别一边出发、完成一个目标还有一个目标。四季轮转,低谷时积蓄力量,高峰时保持清醒。又或者,作者“浑如司马渴,却自忆元霜”便也是这样的心境。

(杨磊)

身边的木棉花

施福昆

去朋友家做客,在院子里看风景,喝茶聊天。

院子里有一棵木棉树。虽然没赶上开花的时节,我能想象木棉盛开和落花满地的模样。于是,我感慨说,木棉花开的时候,这里应该就像童话世界吧。朋友听了,微笑着说起木棉的故事。

她当初选中这套房子,就是因为这棵木棉树。他第一次走进这个小院,同我一样,想象着火红的木棉花开满枝头,心里认定这里是自己的家。等到办完购房手续,他迫不及待搬进来,因为木棉花很快就要开放。

我问朋友,有木棉花相伴,是什么感觉。朋友大笑出声,回答说,苦不堪言。见我不解,朋友解释,刚开始是兴奋的,木棉花落满地,也耐心收集起来。她甚至想把木棉花晒干,留着慢慢食用,因为木棉花有保健的功效。

朋友越说,我越是不解。木棉花不仅可以观赏,还可以食用,岂不是两全其美?朋友摇头,说后来发现,即使已经晒好的木棉花,花瓣里还有残留水分,很容易发霉。要排除所有水分,得增加烘干的工序。平时上班太忙,实在没有时间操心这些琐事。

于是,朋友不再收集木棉花。看到落花满地,她只会扫干净清理掉。但木棉花实在太多了,扫院子居然也扫累了,最后,甚至盼望木棉花早点过去……从一开始的欣喜与欣赏,到后来的眼不见为净。朋友自己总结说,太熟悉的地方就不再风景。

几位住在另一个社区的老人,知道朋友这里有木棉花,上前问能否取一些回去煮汤。朋友很爽快地答应,将落在院子里的木棉花装到袋子里,等老人来取。老人走路慢,来回要半天时间,但每次从朋友这里拿到木棉花,都是一脸的开心。对他们而言,一路跋涉都是值得的。

听完朋友的话,我总结说,她身边的木棉花终是成了别人的风景。我们这些客人,一眼看到就喜欢。来讨木棉花的老人,也是不辞辛苦,把木棉花当宝贝。朋友哈哈大笑,评论说,何止木棉花,可能我们身边很多东西都是别人眼中的风景。我听了,颌首同感。

的确,很多我们不以为然的的东西,在别人眼里都是十分珍贵的。如果可以,我想还是要多看看身边的木棉花,在远处寻得风景,不也是很美好的事吗?



让我们走进山石屏村部分麻风康复者的世界,他们艰难地活到今天,都是“真心英雄”!

康复者之一:杨晓元

杨晓元现在是山石屏村的党支部书记、村民小组长,用土话说,就是山石屏村管事的人。李桂科不在的时候,村里的大事小情,就是杨晓元牵头。

初去山石屏时,在党员活动室见到了杨晓元的照片,却来不及与他攀谈。2022年9月12日,李桂科医生带着我,到洱源县北碧湖镇中炼村找他。他在村里买了个小院子,真正融入了社会。在去他家的途中,暴雨如注,将道路冲刷得干干净净。他家的庭院刚刚经过雨水的洗涤,沐浴着明晃晃的阳光,使得枝繁叶茂的盆栽植物油绿发亮,更显生机勃勃。

对于我们的造访,杨晓元有些勉为其难。他的两个孙子正在发烧,才去医院输液回来。他孙子大的已有十三岁,小的才三岁多。儿子儿媳外出务工,只能把娃娃丢给爷爷奶奶照应。

话题就从小院开始。相对于别的麻风康复者,杨晓元算是能人,他从洱源西山娶了个健康的媳妇,身段匀称,看得出年轻时还很漂亮。2003年,杨晓元花了五万多块钱买了中炼这院房子。他在山石屏村养院积攒了点钱,又与亲戚借了些,便重新回到村庄生活,这对他健康的妻子和正在成长的儿孙有利。

杨晓元查出麻风病时,还是洱源一中的学生,对他来说那是人生的至暗时刻。倘若再迟几年,到了1984年后,有了联合化疗方案,麻风病人就能边治疗边上学,或者边治疗边上班,防疫部门还可以为患者保密。那样,他的人生就是另外的模样。然而,人生没有假设,没有人能从头再来。

杨晓元生于1959年2月,那是个饥荒的年份,他的童年同样忍饥挨

饿,即便在艰难的条件下,他仍然读到高中,倘若没有麻风病,他高中毕业后或许能“吃上国家粮”,但命运常常不可捉摸。

1979年,洱源县进行麻风病普查,发现杨晓元得了麻风病,这无异于五雷轰顶。当时丁泽华与杨晓元是高中同班同学,他的父亲正是县防疫站皮防股股长丁文先。丁泽华悄悄把父亲请到杨晓元家检查,最后确诊是麻风病。1979年2月,杨晓元便乘着夜色悄悄来到山石屏,成为一百八十个麻风患者中的一员。1990年,杨晓元治愈。

可以想象,青春年少的在读高中生,离开心爱的校园和朝气蓬勃的同学,来到麻风病人聚集的山石屏。看着那些艰难度日的患者,二十岁的杨晓元有着太多的心理落差。活蹦乱跳的高中生和苟且偷生的麻风者,简直是天壤之别。前者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如出山的太阳。后者是生存堪忧,忍辱负重,只为活着。无数个夜晚,杨晓元看着天空中闪烁的星星,失眠到天亮。无数个白天,他看着波光粼粼的黑惠江,动过轻生的念头。

杨晓元是不幸的,却又是幸运的,因为有李桂科这样关爱病人的好医生,还有深爱子女的父母。

他来到山石屏后,父母经常翻越罗坪山来看他,嘘寒问暖,劝他不要东想西想,配合医生好好治疗。他的人生没有画上句号,他还可以翻篇。

杨晓元挺过来了,很快融入麻风患者中间,投入到大集体生产。那时候,干活集体出工,吃的是大锅饭,送饭要送到山顶上。有两个组参加生产劳动,有一个组种菜。大家拖着病体,劳动强度,生产水平跟不上。粮食歉收,年底分红就得三十多元。1986年后,土地承包耕种,收入有所增加,出工相对自由,杨晓元开始规划新的生活。

在这群麻风患者中,杨晓元算是

知识分子,脑子也活络,除了种好承包地外,他又从别人手里转包了块地。此外,他还利用自己会做生意的优势,做起了牛羊皮生意。在这个群体中,他也是个心理强大的人,不会因为曾经患过麻风而沉湎于自卑和孤寂的愁绪中,他要向社会证明他的存在价值:除了种好自己的责任田,除了转包别人的土地,他还能做生意赚钱。尽管他也身患溃瘍,行动不便,但他意志坚强,经常跑到西山、炼铁的村庄里收购牛羊皮货。有了积累后,又贩卖到洱源、下关等地,从中赚取差价。他的小商贩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社会交往能力,也使他结识了很多人,这为他以后成长为山石屏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小组长打下基础,大家都知道,杨晓元是个能干人,都相信他能把村务打理好。

杨晓元说:“我们虽然治愈了,但社会上对山石屏村人的歧视很长时间得不到改善,我们去舞族村买洋芋,舞族人直接不敢卖。我们去炼铁街上看电影,人家不准看,把我们直接撵走。西山乡的群众赶街经过山石屏,都是掩口蒙鼻而走。在别人看来,山石屏的空气里都有麻风杆菌。那时候,得了麻风病的人真是太惨了。”说着,杨晓元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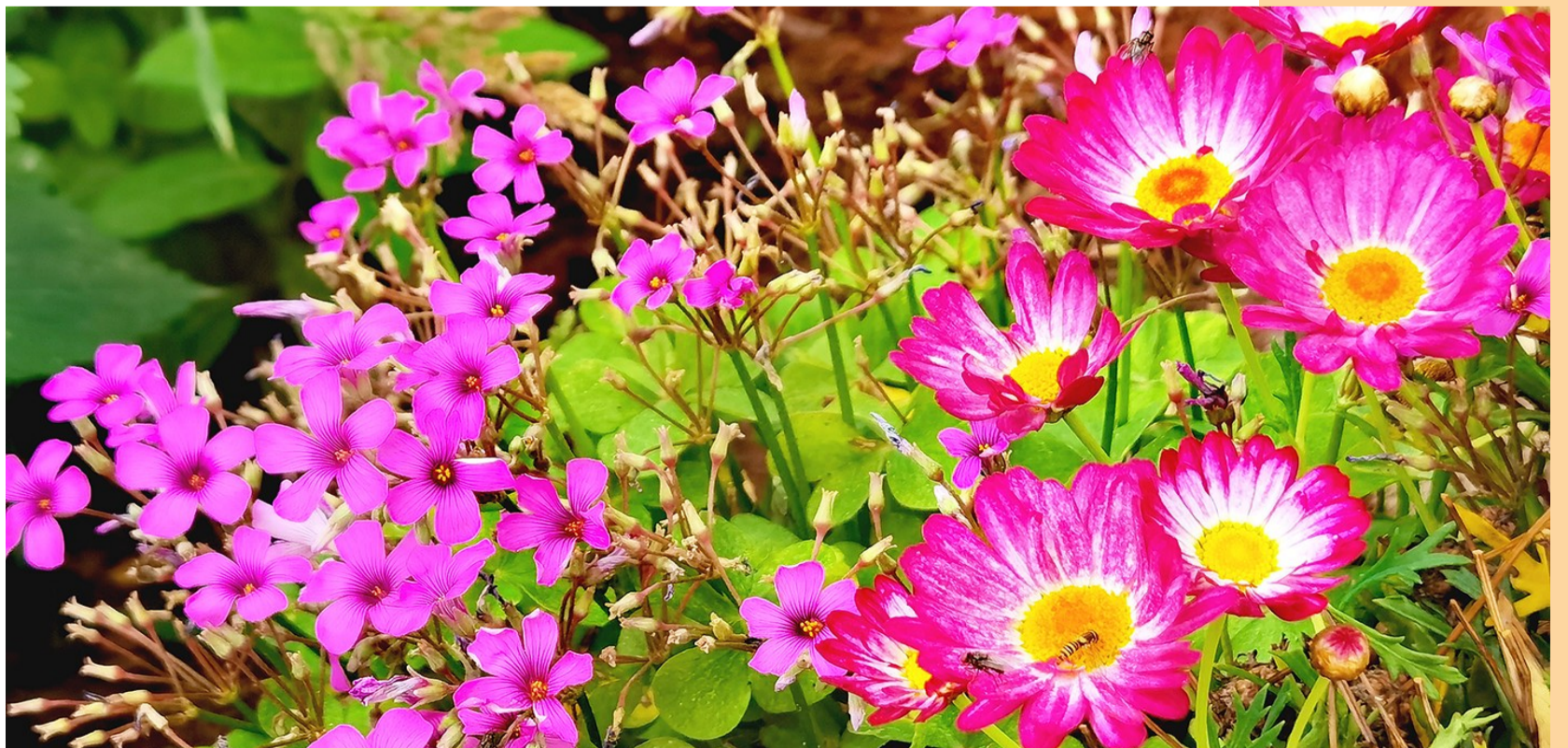
杨晓元说,不光是购买不了别人手里的东西,自己的产品也卖不出去。山石屏人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养的鸡、喂的猪,都卖不掉,大家心里很着急。杨晓元认得人多,便找了猪贩子,以较低的价格,总算把猪卖出去,不过赚得不多。

好在有李桂科医生,通过爱心组织把大学生志愿者引进来,开展“爱心公益之旅”,让大城市的人走进山石屏,以此改变周围村寨的看法。2014年后,山石屏的农副产品终于走向市场,山石屏人也真正融入了周围的村镇。

这是真的,2022年9月2日,我在山石屏,亲眼看到外村的年轻人来山石屏喝酒吃蜂蛹,对山石屏村的人已没什么戒心。

杨晓元最大的焦虑,还是在经济收入这块。这么多年来,他为了山石屏村忙前忙后,小到三岁娃娃,大到七老八十,事无巨细都要照管,有时半夜三更还要送医院。现在山石屏的老人还剩三十六人,仍需精心照料。为此,他付出许多。按杨晓元的说法,啥都管,啥都做。

连载 81



争艳

高文振